

王國維

批校水經注箋

〔二〕



〔明〕朱謀瑋撰 王國維批校 趙萬里過錄

王國維

批校水經注箋



〔明〕朱謀瑋撰 王國維批校 趙萬里過錄

〔二〕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王國維批校水經注箋 (全五冊) / (明) 朱謀埠撰; 王國維
批校; 趙萬里過錄. —影印本. —北京: 中華書局, 2014. 9
ISBN 978-7-101-10139-3

I. 王… II. ①朱… ②王… ③趙… III. 古水道—歷史地
理—中國 IV. K928. 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14) 第 088213 號

ISBN 978-7-101-10139-3



責任編輯: 徐 蜀 陳利輝
封面設計: 張克云

王國維批校水經注箋

(全五冊)

(明) 朱謀埠 撰

王國維 批校

趙萬里 過錄

*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

(北京市豐台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廠

*

787 × 1230 毫米 1/16 · 127½ 印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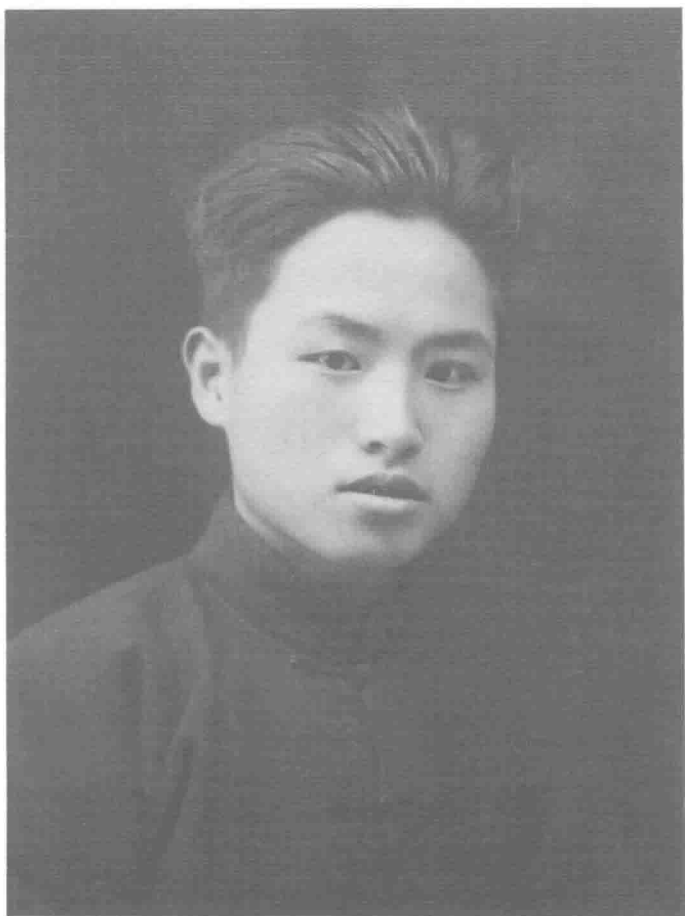
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-500 冊 定價: 6000.00 元

ISBN 978-7-101-10139-3



王國維



趙萬里青年時代（1926），是年冬
過錄王國維批校《水經注箋》

出版說明

一部地學名著，濃縮王國維校勘《水經注》之菁華；一段師生之緣，俾傳統學術薪火相傳，廣續不斷——趙萬里過錄本王國維批校《水經注箋》，八十餘年間，歷經輾轉，而今，靜靜地棲息於趙家庭院。中華書局文獻影印中心幾經徵訪，於今春覓得此本。

此本原書兩函，每函八冊。書高二十七釐米，寬十七點二釐米；版框高二十二釐米，寬十四點四釐米。卷首鈐「趙萬里印」、「張勁先印」白文方印；書末有王國維手跋，鈐「王國維」白文方印、「觀堂」白文長方印。以下，於史料中勾稽索隱，將此一段塵封之往事娓娓道來，亦以揭示此本之珍稀可貴。

一、《水經注箋》簡述

《水經》為我國古代第一部專門記載河道水系的地理著作，唐以前未有指其撰人者，至《唐六典》始以為桑欽所作。後經清代學者考證，大抵為三國時人所作。魏晉以來，注《水經》者凡二家：郭璞注三卷，酈道元注四十卷。酈注極大豐富了《水經》原有內容，遂大行於後世。

「是書自明以來，絕無善本。惟朱謀埠所校盛行於世……」（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卷六十九）《水經注箋》四十卷，明朱謀埠撰。朱謀埠（一五六四—一六二四），字鬱儀，明寧獻王朱權七世孫，嗜書好學，勤於筆耕，著書百十有二種，皆手自繕寫。

《水經注箋》一書自明以來，毀譽參半。贊譽者如顧亭林，以為「三百年一部書」（閻若璩《尚書古文疏證》卷六下）。批判者有馮定遠、黃太沖、趙誠夫、何義門等。如義門校本《水經注箋》卷四十末記：「洪景伯《隸釋》

集善長所載漢魏諸碑爲一卷，書其後云：時無善本，雌黃不可妄下。在當日猶云爾，況今日乎？鬱儀中衛於此書不爲無功，惜如《隸釋》及《通鑒》注之類不加旁求博證耳。康熙戊戌（一七一八）八月何焯記。」王國維《觀堂集林·朱謀埠〈水經注箋〉跋》則綜合諸家之論，對其作出較爲公允之評價：「朱氏此箋實有大功於鄺書，又實親見宋本，其方法之誤，當校勘學萌芽之時，固不能免觀於戴氏之校《大典》本，固無庸深責朱氏矣。」

趙萬里所覓朱箋爲明萬曆四十三年（一六一五）李長庚刻本，半葉十行，行二十字，小字雙行同，左右雙邊，白口，單魚尾。書前鄺注原序係墨筆抄配，卷首有李序、自序及黃省曾序，卷端均題：漢桑欽撰，後魏鄺道元注，明李長庚訂、朱謀埠箋，孫汝澄、李克家全校。書中僅兩處異於王國維藏本：（一）卷二葉二十七上，書眉錄王國維校語「明抄『石』作『右』」，其左有「里案：王先生所藏朱本作『石翼』」。趙氏藏朱箋本作「右翼」，故過錄且加按語。（二）卷三十九葉六下，書眉錄王國維校語「黃本『自』」，其下有「王先生藏本作『目』」。趙氏藏朱箋本作「自」，故過錄且加注釋。

二、王國維之校勘《水經注》

王國維（一八七七—一九二七），初名國楨，後改名國維，字靜安（或靜庵），亦字伯隅，號禮堂，晚年更號觀堂，又號永觀。海寧縣人。中國現代新學術之開拓者，在哲學、文學、金石文字、歷史考古等領域均有深厚造詣。王氏嗜書，然限於資力，其所度藏並不以善本名世，惟期有益於治學。據趙萬里《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》（載《國學論叢》一九二八年第一卷第三號「王靜安先生紀念號」），王氏手校手批之書達一百九十餘種，實畢生精力之所傾注也。

王氏先後以聚珍本、朱箋本爲底本校勘《水經注》，參校本有：《永樂大典》本，嘉靖中黃省曾刊本，江安

傅氏藏宋刊殘本，孫潛夫校本，全謝山七校本，海鹽朱氏藏明抄本，吳琯《古今逸史》本等。以下我們參考趙萬里《王靜安先生年譜》、《觀堂集林》中之《水經注》諸本跋以及《水經注箋》中之校勘附記等資料，將王氏校勘《水經注》之始末觀縷一番，俾讀者一目瞭然。

丙辰（一九一六），校吳縣曹氏舊藏殘宋本《水經注》。前云江安傅氏藏宋刊殘本乃彙聚吳縣曹氏、寶應劉氏所藏而成，曹、劉爲光宣間故舍人，於大庫廢紙中掇拾出此殘宋本。曹氏書出沈乙庵，待彙於傅氏，始得完聚，時海內鄺書宋刊本殆盡於此。王氏自海外歸國後，與乙庵過從甚密，是年尚在滬，故得從之傳校。曹氏殘宋本存卷十六至十九、卷三十九之後半及四十，王氏時尚未得朱箋本，故移錄於趙誠夫《水經注釋》內。

壬戌（一九二二）二月，於蔣孟蘋傳書堂見《永樂大典》四冊，係《水經注》河水至丹水二十卷之文，遂假以校聚珍本一過。後復假沈乙庵藏嘉靖中黃省曾刊本校聚珍本，至三月五日校畢。

癸亥（一九二三），應遜帝溥儀之召，北上就任「南書房行走」。京師乃文物薈萃之地，王氏於《水經注》得見古本甚多，其自云：「眼福已在王、楊諸氏之上。」王氏於書肆購得安化陶文毅公藏《水經注箋》。時朱本稀見，又是名臣故物，故王氏得之甚喜。十月，以朱箋本校戴本一過。十一月，乃復取全、趙二家書，並取趙氏《朱箋刊誤》所引諸家校本以校戴本。至是，明以來《水經注》諸本沿襲及諸家校改之源流始明矣。十二月，假江安傅氏藏宋刻殘本及孫潛夫校本校朱本。

甲子（一九二四），正月廿四日至三月五日，以吳琯本勘朱本畢。十二月，假海鹽朱氏所藏明抄本校朱箋，十二月十二日校畢。又錄舊校《永樂大典》本及黃省曾本校語於朱箋，《大典》本校語於正月初七至初十錄畢，黃省曾本校語過錄起訖時間無確切著錄。

綜上，王氏於《水經注》所見佳本甚多，悉校注於聚珍本及朱箋本。曾先後參以江安傅氏藏宋刊殘本、孫潛夫校本、海鹽朱氏藏明抄本、吳琯《古今逸史》本校於朱箋本上，又錄舊校《永樂大典》本及黃省曾本校語以資參考。原書目錄末詳列相關參校版本、相應卷次及校語之標示，列於下表：

版本	卷次	校語
宋刻殘本	卷五三十二葉至末、卷六至卷八、卷十六至卷十九、卷三十四、卷三十八至卷四十	行間墨筆校
明抄本	卷一至卷四十	書眉墨筆校
孫潛夫袁壽皆手校本	卷一至卷五、卷九至卷十六、卷三十八至卷四十	行間朱筆校。袁校字下注一『袁』字。
《永樂大典》本	卷一至卷二十	書眉墨筆校
黃省曾刻本	卷一至卷四十	前校於聚珍本上，頗有漏略未盡處。卷二十以前以墨筆錄於書根，卷廿一後錄於書眉。
吳琯本	卷一至卷四十	書根墨筆校

王氏於此書之校勘甚是自謙：「獨恨於此書致力甚淺，慮遂負此佳本為可愧耳。乙丑（一九二五）二月晦日。觀堂又識。」然而於《水經注箋》之校勘附記可見其用力之勤，總括之，約略有二：

（一）覆勘之事，往往有之。

如卷四十末記：「癸亥季冬十日，宋刊本校畢。觀堂。是月望後，又窮二日力覆勘一過。」又如，甲子十二月十二日假朱氏所藏明抄本校畢之後，卷二十三末記：「十二月十三日明抄本再勘。觀堂。」再如，原書末記：「癸亥十二月十九日，取趙誠夫《朱箋刊誤》所引孫潛夫說覆勘孫校一過。」

（二）校勘之勤，夙夜匪懈。

卷十九末記：「夜漏十刻。伯隅父識。」卷二十末記：「正月廿七日燈下校吳琯本。」甚至病中亦未中輟，卷三十四末記：「甲子二月二日吳琯本勘。連日感冒發熱，頗感疲茶，午後於寢室校此二卷。觀翁。」故趙萬里《王靜安先生著述目錄》云：「蓋先生所校各書，以《水經注》為最勤。」（載《國學論叢》一九二八年第一卷第三號「王靜安先生紀念號」）此言不虛。

王氏之批校《水經注箋》，諸卷末除詳細記錄校勘時間外，多是對諸本間淵源遞嬗關係之整體思考。至於書中校語，細別之，則大致分兩種類型：

（一）諸本之異同。

某本某作某，某本之脫、衍、倒、訛，某本之錯簡錯篇，吳本之剝補，《大典》之塗改等等，一一詳錄。故一本在手，衆本瞭然。如原書卷十九末記：「此校殆可作半部宋本觀。」

（二）縝密之考訂、思辨之詮釋。

首先，文本層面。

詳細比對諸本，互相印證，辨析諸本相異及存疑之處。如卷十九葉四下：「宋本此行上只缺十格，而此有十五字，疑奪『門橋與便』四字。又案：《大典》本出於宋刊本，無『與便門對直』五字，則宋刊亦當無此五字，正闕十字也。觀。」卷三十四葉五下：「吳本『注』下有『于』字。案：宋刊本此行上缺六字，當有『于』字。」卷四十葉二下：「黃本『鳥』。此非黃本，乃宋本也。前沈乙庵先生借校時有此，後傅氏改裝宋本，乃有脫落。下葉『兩峰時交』一條同。」

另如原書末記：「癸亥十二月十九日，取趙誠夫《朱箋刊誤》所引孫潛夫說覆勘孫校一過」，對其中未見於孫校原本之三十七條進行闡釋，並以閱全謝山校本後之發現佐證前說；附言及全校本所引孫潛夫校語不見於原校者七條，予以辨析。凡此，於眉端皆有詳解，落款「觀」、「觀翁」、「觀堂」、「觀注」、「觀堂記」等。其次，義理層面。

大學問家作校勘，終極必然超乎其上。正如趙萬里《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》末云：「蓋先生之治一學，必先有一步預備工夫……遇一佳槧，必移錄其佳處或異同於先生自藏本上。間有心得，則必識於書之眉端。自宣統初元以迄於今，二十年間，無或間斷。」因此，由字句之異同進而至於版本源流之考索、文章義理之探討，自是必然。

如卷三葉二十一上：「《大典》『缸』作『釭』……《大典》『釭』字最佳，蓋水碓必用輪，輪必有釭，須以膏膏之。戴校官本乃不取此字，何耶？」卷十四葉十一下：「柳本有三字，無『又』字，詳文理，此本較是。」卷四十葉二十下：「明抄『采旅』。《後漢書·光武紀》『野穀旅生』注：『旅，寄也，不因播種而生，故曰旅。』」

今字書作魯，音呂。』又《獻帝紀》『尚書郎以下自出采稻』注引埤蒼曰：『魯自生也。稻與魯同。』此云『采旅』，語本蔚宗也。』

因此，王國維批校《水經注箋》彙聚了他對當時傳世鄺書舊本之校勘成果，既有深厚之文獻功底，又有立足於校勘基礎上對文本、義理之推敲琢磨，堪稱精審與宏富，故對於《水經注》一書之整理、研究頗具參考價值。

三、趙萬里之過錄

趙萬里（一九〇五—一九八〇），字斐雲，別號芸龕、舜龕，乃王氏之門人兼同鄉，精於版本、目錄、校勘、輯佚之學。

趙氏於丙寅（一九二六）冬窮數月之力將王國維批校之《水經注箋》臨校一過，書末有王氏手跋，稱道此事云：「……門人趙斐雲酷嗜校書，見余有此校，乃覓購朱王孫本照臨一過，並屬識其顛末。……憶初校此書時，距今纔六閱寒暑，而人事之盛衰、交游之存亡、聚散書籍之流轉，已不勝今昔之感。然則斐雲以數月之力為余校本留此副墨，亦未始非塵劫中一段因緣也。丁卯（一九二七）二月十八日雪霽後觀堂書。」

王氏於是年五月初三日溘然長逝，則此跋之撰寫距王氏自沉僅數月之遙。國事日蹙，干戈擾攘，親友零落，舊齒凋喪。跋中寥寥數語，道出王氏暮年經歷世變後悲涼黯淡之心緒。王氏一生嗜書，逝世前夕，嘗語人曰：「余畢生惟與書冊為伴，故最愛而最難捨去者，亦惟此耳。」（趙萬里《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》）則趙氏為其校本留此副墨，或為王氏逝前稍覺慰藉之一事耳。

王氏雖於《水經注》之校勘用力甚勤，但仍以「前校黃本殊草草，《大典》本亦頗有存疑待決之處。思再見之而東軒老人墓草已宿，孟蘋亦亡其書，殊有張月霄晚年之感」（書末王氏手跋）為憾。趙萬里《王靜安先

生手校手批書目》一文中，「《水經注箋》四十卷」後云：「……計前後所校凡六本，水經異本，畢具於此矣。惟先生舊校《永樂大典》本及黃本，頗多遺漏。余於去冬曾假先生此本臨校一過，先生並爲文跋其後；余頗思再假蔣氏舊藏《大典》本，及黃本勘之，以畢全業，先生亦深然之。今先生逝矣，而蔣氏所藏，早已移歸涵芬樓，此願不知何日得償，念之慨然。」思以恩師未竟之業爲職志，然終未如願。

趙萬里過錄之王國維批校《水經注箋》，乃趙氏家藏本。此本飽含了兩位文化名人深厚之師生情誼，承載着兩位學術巨匠默契之治學志趣，歷經兵燹、動盪完好保存至今，頗爲不易，實有賴趙萬里及其後人之精心呵護。趙萬里哲嗣趙深先生對本書出版給予了諸多指導、幫助，在此致以我們誠摯的謝意！

王國維批校之《水經注箋》，曾有兩種點校本出版。一爲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《水經注校》，一爲浙江教育出版社、廣東教育出版社二〇一〇年版《王國維全集》第十二、十三冊。點校底本均爲吉林大學圖書館藏王國維批校之原本。影印方面，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九輯第四、五冊收有一種《水經注箋》，視其收藏印章，其用於影印之底本爲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本。諦審其內容，係佚名過錄之趙萬里過錄本。黑白印製，一筒子葉一面，卧排。綜觀此前出版情況，趙萬里過錄本王國維批校《水經注箋》係首次影印出版。中華書局全彩影印出版此書，以期最大程度還原原書面貌，俾前賢之治學成果化身千百、嘉惠學林，有助鄺學及《水經注》研究之深入云。

中華書局編輯部

二〇一四年九月

總目録

第一冊 卷一至六

第二冊 卷七至十四

第三冊 卷十五至二十二

第四冊 卷二十三至三十一

第五冊 卷三十二至四十

第二冊目錄

水經注叙（酈道元）

水經注箋序（李長庚）

水經注箋序（朱謀瑋）

水經序（黃省曾）

水經注所引書目

目錄

卷一 河水一

一

五

一九

二三

三一

四一

五九

卷二 河水二

九九

卷三 河水三

一六五

卷四 河水四

二〇七

卷五 河水五 漯水

二六七

卷六 汾水 澮水 涑水 文水 原公水 洞渦水 晉水 湛水

三四五